

美国中央情报局
最新秘闻

〔美〕马克·佩里著

黯然失色

東方出版社

ECLIPSE

The Last Days of the CIA

by Mark Perry

Copyright © 1992 by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Inc.

© 1993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by the Oriental Press

Chinese Translation Reprinted by Arrangement with Chung Hwa Book

Co., (H. K.) Ltd. In Association wit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For Distribution in Mainland of China only

All Rights Reserved

根据美国纽约威廉·莫罗出版公司 1992 年版译出

美国中央情报局最新秘闻 黯然失色

Meiguo Zhongyang Qingbaoju Zuixinmiwen ANRAN SHISE

著者/[美]马克·佩里

译者/汪有芬、程应瑞、厉声明、郑文、楚川、方生、胡其、喻阳等

责任编辑/邓蜀生

封面和版式设计/怀 龙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社

社址/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经销/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印刷/北京一二〇一工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7 字数/374,000

版次/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50,000

ISBN 7-5060-0366-1 / D · 78 定价:12.50 元

本书由我社通过中华书局(香港)得到台北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授权(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未经本社同意,以任何形式挪用或转载本书文字,均属侵权行为。

内 容 提 要

《中央情报局最新秘闻》是在采访了该局的高层知情人士,并阅读了一些绝密文件以后写成的。它研究的是中央情报局从威廉·凯西死后到罗伯特·盖茨宣誓就任新局长中间的这段历史。人们对美国在海外进行的秘密行动已经有所了解,但对书中所讲的中央情报局的内部斗争却了解极少。正是对这一主题的描写,使全书充满了爆炸性和危机感,读起来颇有新意。

书中谈的主要事件包括:泛美航空公司,103班机的被炸,抓获曼努埃尔·诺列加,粉碎阿布·尼达尔的恐怖主义组织,伊朗门事件的政治影响,苏联及其帝国的崩溃,批准任命罗伯特·盖茨为中央情报局局长过程中的激烈争论,还有更为重要的是,中央情报局谍报工作成果的“政治化”问题。这本书还在以下的一些事件上,提供了许多详尽的新材料:

- * 中央情报局如何向萨达姆·侯赛因提供有关防务方面的情报,他后来在伊拉克战争中,如何利用这些情报来迷惑美国轰炸机。
- * 乔治·布什如何损害中央情报局的独立性。
- * 中央情报局在插手天安门事件中的作用。
- * 为什么白宫不理睬关于伊拉克将侵犯科威特的情报。

《从乔治·布什、威廉·凯西、威廉·韦伯斯特一直到罗伯特·盖茨,《中央情报局最新秘闻》一书描写了这几位局长任期内的成功与失败。本书作者认为,中央情报局所做的一切应是代表美国公众的,公众相信中央情报局有能力保护他们,并向他们提供客观正确的情报分析。但可悲的是,它常常辜负了他们的期望。

马克·佩里是一位曾经获奖的美国新闻工作者,他专写调查研究性质的新闻,是《四颗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美国军方》的作者,曾为《华盛顿邮报》、《国际先驱论坛报》和《新闻日报》等十多种日报和刊物撰稿。

出版说明

美国中央情报局是世界上最大的谍报机构之一，中国人民对它并不陌生。不过，近几年听到的有关它的情况似乎不那么多了，实际上，这个谍报机构从来没有放松它在全球范围的活动，在某些地区，表现得更为猖狂。如本书所披露的，在1989年“六四”事件时，中央情报局就深深插手于我国内部这一事件中。美国新闻记者马克·佩里写的这本书，对中央情报局在1986—1991年间在世界各地进行的重大间谍活动作了揭露，可供我国读者了解它近年来的秘密活动的参考。

参加本书翻译的有：

汪有芬、厉声明(序、第1、2、3、4、5章)

余阳、汪有芬(第6章)

楚川、郑文(第7、8、9章)

胡其(第10、11章)

方生(第12、13章)

程应瑞(第14、15、16章及尾声、作者的话)。

目 录

序	1
第一部分：巫师	9
1. 对拉希德的惩戒	10
2. 我们在德黑兰的人	43
3. 联邦调查局来的新人	72
4. 参议员、军人、独裁者……间谍	109
5. 布什任局长的 354 天	145
6. 魂断晴空	177
第二部分：分析家	213
7. 中央情报局的危机	214
8. 本季风云人物	247
9. 老朋友	278
10. 疏忽杀人	301
11. 该死的买卖	334
第三部分：魔术师的门徒	363
12. 地 震	364
13. 铭记在心	394
14. 冷酷无情但重实效	421
15. 巴格达站	457
16. “盖茨门”	491
结束语	530
作者的话	535

序

正如每个政府的官僚机构一样,美国中央情报局内部的秘密斗争历史,很少为美国人民所知,但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不同于其他联邦政府机关,不管你在事业上取得成功或遭到失败,这里都可能涉及生死攸关的问题。由于一种难以预测的情况,或者一宗令人难堪的巧合,你毕生的事业可能从此受挫,甚至被断送,因此,为中央情报局工作是个要求极高,压力很大的职业。

由于这些原因,中央情报局内部的争论经常十分激烈,斗争也非常尖锐。在过去40多年里,在它公开历史的每一事件中,中央情报局内部存在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斗争。这些斗争对美国政府如何收集情报和使用情报影响甚大。因为干这项工作有很大风险,中央情报局经常坚持说,它所提供的情报不受个人喜爱与畏惧的情绪所左右,也不受外界政治倾向的影响。美国人民也一直对它抱有信心,认为它所提供的情况都有客观依据,来源可靠,并根据这些事实形成美国的对外政策。他们确信这些事实不会被歪曲来为某种政治目的服务,对中央情报局作为一个独立的情报机构深信不疑。

历史证实,情况并非如此。

在五十年代,中央情报局最有经验的谍报人员,在苏维埃帝国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广泛的谍报网。这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到五十年代中期,这些谍报机构大都被出卖了,许多中央情报局的第一

流谍报人员，有的被处死，有的转而反对美国。后来事实证明，他们提供的情报很多是骗人的。

在冷战处于高峰的时期，情报工作的失败，造成了可怕的损失。为此，中央情报局内部一派有影响的分析人员提出，采用冒险性的间谍活动，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他们对中央情报局海外活动范围持有不同意见，引起全局对东欧和苏联的这类活动计划，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总结。然而美国政府官员仍坚持中央情报局应该继续进行全面的间谍计划，因为共产主义对这个国家的严重威胁不容忽视。

1954年在危地马拉反对阿本斯的政变，和同年在伊朗反对摩萨台的政变，重新引起一场内部争论。中央情报局在影响世界的事件中，究竟应起什么样的作用？有少数分析人员争辩说：这种秘密的干涉行为是非民主的，实际上有损美国的利益。但是由于危地马拉和伊朗的政变是如此之成功，致使这种不同意见基本无人理会。

五十年代中期，在西德的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修建了一条很长的隧道，从美国占领区通向东柏林，通道的末端正好设在苏军总部下面。技术人员用尖端的窃听装置，装在苏联主要的通讯线路上，从隧道中取得的情报，送到情报局柏林分站，再转到华盛顿。

不幸，这条隧道刚开始工作不久就被泄露给苏联人了。了解这一失败后，中央情报局被迫抛弃它译解密码后得到的许多机密材料。这一明显的失败，重新激起情报局内部持不同意见者的关注。他们说，中央情报局夸大了苏联的威胁，同时也夸大了它们自己的能耐。然而这些人的意见又很快被另一种声音所淹没。因为当时美国正热衷于谈论可怕的梦魇般的故事，说什么美国政府被邪恶的势力以及他们的“同路人”出卖了。

耗资数以百万计的美元，用来译解从隧道中取得的大批密码资料，现在已形同废纸。这标志着中央情报局五十年代的一个低潮。尽管如此，柏林隧道行动至今仍被中央情报局的老资格人士吹嘘为一项光辉的成就。

这场有关中央情报局活动范围的内部争论，到 1961 年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那时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古巴流亡者的猪湾行动，遭到了决定性的惨败。这个行动计划的制订和执行都很糟糕。由于这次行动，中央情报局遭到国际上的谴责。原来在情报局持不同意见的只是一小部分人，他们认为中央情报局仅仅是一个收集情报的机构。还有另一部分专管计划和执行任务的官员，他们是反对入侵古巴的。现在这两种人站到一起来了。从这个情报机构的各部门里都传出了要求内部改革的呼声，可是，中央情报局只是更换了一位新局长。

在越南战争中，情报局的秘密行动逐步升级，促使这种日益增长的内部矛盾更加激化。当时的局长约翰·麦科恩希望能平息这场日趋剧烈的争论，他努力将这两拨人分开，一部分人认为越南战争不可能取胜；另一部分人则不以为然。麦科恩尽量使中央情报局的工作成果不受那些想更深地卷入越南战争者的影响。

即使在麦科恩身边的工作人员中，也存在明显的不同意见。有些官员不同意他有关情报局参与东南亚事务的意见，并试图偷偷地绕过他的指示。例如 1963 年，麦科恩公开表示他反对把南越不得人心的总理吴庭艳赶下台的计划。吴庭艳最终还是被推翻了，中央情报局的人帮助制订了这次政变的计划。

麦科恩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破坏了他作为中央情报局长的威信。积极分子们公开表示，如果换掉麦科恩，中央情报局将在赢

得越南战争的过程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后来有些官员甚至暗示说，这些积极分子参与了把麦科恩赶下台的活动。1966 年中期，麦科恩被理查德·赫尔姆斯所取代。

中央情报局卷入越南战争，加剧了它内部的分歧。那些一贯主张应该积极参与秘密行动的派别，在 1967 年中期，暂时占了上风。在那一年里，中央情报局扩大了训练南越特种部队的活动。这些小分队被派去执行特殊重要的任务：捣毁越共的“下层建筑”，指南越起义军的政工部门。到 1968 年底，西贡的情报站拥有将近 1,000 名中央情报局的谍报官员。中央情报局的影响遍及越南每个省、村和寨。

关于扩大中央情报局在东南亚作用的决定，在局所在地兰利引起了爆炸性的辩论。愈来愈多的批评者争论说，中央情报局违背了它原有的使命，并破坏了它自称的客观性。多年来，这些持不同意见者强调指出，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员们一直在说美国不可能也不会赢得这场在印度支那的战争。现在，由于开始参与了后来称为“凤凰计划”的行动，中央情报局正在使自己卷入这场不可避免的失败中去。

理查德·赫尔姆斯试图在这两种对立的意见中取得微妙的平衡。他辩解说，只要按中央情报局的传统做法，把谍报工作、准军事行动和情报分析区别开来——换句话说，将那些支持战争的人和反对战争的人区别开来——中央情报局作为美国政府可信赖的和有价值的机构，仍然可以保持它的这一地位。

赫尔姆斯这种把西贡站执行的政策与在兰利的反对者区别开来的战略，最终与林登·约翰逊总统对战争的承诺发生了矛盾。到了 1969 年，在中央情报局内，对这场战争的不同意见逐渐平息，但

这是付出很大代价的，就在六十年代末，开始有大批工作人员提出辞职。

尽管压制不同意见取得了成功，但中央情报局内那些出言直率的积极分子，再也没有重新获得在越战初期的那种权势。到了1975年，中央情报局遭到美国国会和公众很大的压力，要求公开它最肮脏的秘密。在美国发生了它历史上最大的政治丑闻后，国会举行了听证会，审查它那些违法的勾当。这些听证会上，反映了中央情报局内部长达20多年之久的斗争。1970年中期，这些丑闻暴露后，中央情报局进行了一些改革，目的是使中央情报局对国会负责。情报局经历了一个自我反省的时期。但如前25年间进行的那类争论始终未见衰退。从1976年开始，有些保守派对中央情报局施加新的压力，他们认为中央情报局的主要任务已被斯坦斯菲尔德·特纳抛弃了。人们批评他，说他用代表高新技术的侦察卫星代替中央情报局一贯积极主动的工作传统。

情报局内部的辩论这时已成为公开争论的题目。在中央情报局的历史上，第一次局长实际上和局里那些最直率的改革者站在一边。一批资深的情报人员，在特纳任期内被迫退休，另一些则调至争议较小的工作岗位上任职。这种做法被许多人说成是对行动部传统的直接攻击。行动部是专做谍报工作和从事秘密活动的部门。

特纳这种偏离依靠人来进行谍报工作的做法，在兰利起了涣散人心的作用。即使那些对中央情报局过去激进的做法持公开批评态度的人，对局长这种过分重视依靠技术搜集情报的方法也感到不安。这种普遍的怀疑态度，造成这样的结果：情报局一向最受重视的谍报工作积极分子的意见，不再被全盘否定了，连他们的传

统反对者也不完全否定他们的看法。

里根当选后，威廉·凯西接管了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他扭转了这种趋势，并发誓要重建行动部。他试图把一种新的积极主动的行动意识注入中央情报局，但这种做法很快遭到了反对。对该部的有些高级情报人员以及情报部的许多人来说，凯西的有些主意太危险了。一部分负责行动计划的官员和分析员，原来还希望在特纳任期内能采取一点冒风险的行动，可现在，在凯西提出的丝毫不加掩饰的建议面前，反而感到望而生畏，却步不前了。

这些官员并非不信任凯西，他们不过是认为，假若凯西要扩大中央情报局在海外的行动计划，除非里根总统和情报局长可以设法修改国家法律，使这样的做法成为可能。他们担心像以前那样，中央情报局的一些积极行动被公开披露，造成一代人的事业和生活毁于一旦，而这些人，只不过是尽心竭力地执行了白宫的命令，他们不希望重蹈覆辙。

凯西仍坚持己见，并得到很大一部分从事秘密情报工作人员的广泛支持。于是，中央情报局扩大了它海外的行动。接着中央情报局经历了一系列的险情，在它历史上还从未有过，时间长达6年之久。1983年，情报局训练的游击队，炸毁了尼加拉瓜的港口。1984年，中央情报局驻黎巴嫩贝鲁特情报站站长威廉·巴克利，被绑架并遭到酷刑。1985年末，中央情报局帮助里根的白宫，把武器运送给伊朗的温和派，最后，在1986年，尼克松任总统以来最严重的丑闻被揭露了，这就是将出卖上述武器所得的利润转交给了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后面简称伊朗门事件，或伊朗门丑闻。——译注）1986年底，威廉·凯西病倒了。

公众对中央情报局在伊朗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进行的辩论，

以及威廉·凯西之死这两件事常被有些人引用,作为中央情报局一个时代结束的标志。事实并非如此。45年来,中央情报局作为美国政府主要的情报搜集机构,一直保持着它这一地位,并未因凯西之死而有所改变。

在1987年5月,威廉·凯西的葬礼之后,对中央情报局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应起什么作用,争论更加激烈了。围绕这个问题的论战又进行了4年。在这期间,威廉·韦伯斯特被委任为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布什当选为总统,罗伯特·盖茨任情报局副局长,地位一直上升,直到他在白宫最后并在中央情报局内均拥有巨大的权势。

在这几年里——从凯西的葬礼到盖茨的得势——这些官员,以及在弗吉尼亚州的兰利总部的一些官员,主持了美国有史以来情报工作中最革命性的变革。

1

对拉希德的惩戒

他们从未想到他会这样死去。在他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6年里,威廉·凯西显示出各种衰老的迹象。但在他的同事中,很少有人相信,他特有的那种活力,竟被人们常见的顽疾癌症所耗尽。没有任何预兆。事实上,在1986年12月,一个晴朗的冬天早上,当凯西走进情报局他的办公室时,他看起来比过去几个星期显得更好一些。他的同事现在说:他当时也许略显疲倦,但并不比平时严重。几分钟后,在中央情报局的阿韦尔·撒普医生给他做体格检查时,他的右臂有些微颤,左腿也有同样的症状。凯西凝视着医生,接着困惑地眨了眨眼问道:“我怎么啦?”几分钟内,他的助手们匆匆将他送上救护车,十分钟后到达乔治敦大学医院。

第一个临床报告说凯西会康复的;在他脑子动手术取出一个瘤子以后,送来了第二个报告,说他短期内将失去工作能力。以后就再也没有任何医疗报告了,大家都很清楚,凯西已经生命垂危了。他于1987年5月6日去世。

对他最接近的同僚来说,凯西是一个光荣的骑士,理想的间谍头子,是这种值得骄傲的职业的象征。中央情报局中的某些高级情报人员,也有和他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当他的建议提得太出格时,他们和他激烈争论,同时他们也很害怕他那种象火山喷发一样的

坏脾气，和他那种令人不安的、总是不断提出愈来愈高要求的癖好。但是他们很佩服他完成自己使命的那种方式。

他们深知这位面上略带微笑，走路有些弓腰的老战士（他穿着不太合适的条纹套装，活象个退了休的投资银行的老板），是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那些对他不甚了解的人说他城府较深，但与他每天一起工作的人，却被他那种令人释然的直率态度所吸引。大家几乎一致认为，中央情报局自从五十年代艾伦·杜勒斯任局长以来，还没有象他这样一位局长。人们从威廉·凯西身上可以看到中央情报局的威力。

与此同时，凯西也有他的弱点，他似乎意识到他一不留意，他在纽约昆士区里从小养成的习惯和作风就会故态复萌。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经常不停地忙碌着。他一会儿从情报局后面的楼梯下来，去到六层楼的东亚处；一会儿又跑到五层楼科技部与工作人员起劲地谈论问题；然后又到位于大楼深处的电缆通讯秘书处办公室。最后，他钻进高级轿车到附近的技术实验室去会见那里的科学家，了解他们使用卫星尖端技术的情况。在汇报会上，他认真听工作人员的发言，他头倾向一边，嘴略有些歪。他不论走到那里，都表现出信心十足。他说话很快，笑起来有些古怪，当他离开的时候，人们搞不清楚他到底讲了些什么，但他们都很喜欢他，并且对他向大家表示的信任和关心感到满意。

当里根总统任命他来领导中央情报局时，他已是一个很富有的人了。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律师，并且拥有不少人们所羡慕的股票。他颇醉心于股票生意，每天早上当他进入兰利七层楼办公室时，身后跟着瘦长的，戴墨镜的保镖，臂下夹着一份当天的《华尔街日报》。这是每天的一个重要时刻。在每日的例会后，他总要睁大

眼睛看一下道琼斯指数。只有在完成这项读报任务之后，才从他办公室的沙发上起来，开始一天的工作。犹如一座年代悠久的教堂一样，他的作用不会过时，尽管他的眼窝深陷，脸上布满老人斑，走路时脚步有点拖拉。秘书们由于不太听得懂他的话，记录他的发言时总要汗流浹背；他讲话时嘴有点歪斜，有时淌涎水。但凯西气喘吁吁的发言和他弓腰曲背的形象，仅仅是一个虚假的外表，在它的背后，则是他的坚强和威严，人们好像可以从他身上看到古代战争中英雄的业绩。

1987年5月的一个明媚的早上，当凯西的家属、朋友、同事排着队进入长岛罗斯林港的圣玛利天主教堂时，他们都怀着一种难以置信的心情。头年的12月15日，在他的七楼办公室里，他突然患脑溢血，当时就昏厥过去。来教堂的许多人，如果得知凯西当时正在为他的前列腺癌接受治疗，将会感到十分吃惊。这个事实，除了他最信赖的朋友，别人都不知道（他告诉了里根总统）。正由于知道他的生命快要结束，他更加拚命地工作，当发生脑溢血时，他还担负着很沉重的工作担子。

为凯西举行葬礼的准备工作从清晨就开始了。当地的警察最先来到现场，他们为数不少，将通向教堂的道路封锁了，并检查来人是否带有通行标志，以便使好奇的围观者不能接近教堂。通往圣玛利教堂正门的那条长长的，两旁植有树木的布赖恩特大街也被堵死了，目的是为了给约300名贵宾腾地方。随后来的是一队秘密保安人员，他们经过富人居住区，然后不声不响地通过教堂的中心，进入了二楼的楼厅。不久，第一批吊唁者到来了。

里根总统被引进来，他没有说话。接着，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也来了。他脸上出现了他特有的微微忸怩不安，不大自然的微

笑，他立即意识到自己不应该笑，没有讲一句话就进了教堂，在里根夫妇旁边坐下来。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和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他俩在某些问题上曾和凯西有过严重分歧，这时都沉着脸走进来，然后在里根夫妇后面的一排长椅上坐下。罗伯特·盖茨因为他和凯西的关系密切，致使他失去当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机会，他坐在附近的长椅上。最后是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此人很快将接替凯西的职务，他和其他官员在教堂前几排悄然就座。

华盛顿官员就座的次序是根据标准的礼仪次序。公职人员坐教堂的左边长椅，总统和夫人坐第一排，内阁成员坐第二排。后面就坐的是国会议员。凯西在中央情报局的朋友、同事坐在中间和后排，他们穿着一抹黑色的衣服，形同一片黑海。教堂右边前排长椅留给家属和朋友，凯西的遗孀和她的女儿、女婿以及家庭的朋友，包括他在纽约任投资和税收律师时的亲密合伙人。记者挤到了教堂的楼厅里，他们从那里费劲地设法识别出席这次集会的每一位重要人物。外面还有一些群众被阻拦在警方设置的障碍物后面，还有一大群凯西的朋友呆在地下室，通过扩音器来收听吊唁仪式。

凯西的葬礼相当隆重，尽管没有出现那类常见的高度悲剧性的场面。当天唯一的争论是罗马天主教堂的主教约翰·麦干引起的。他向吊唁者说，他对中美洲发生的暴力战争感到遗憾，然后他轻微地指责他结交了一辈子的老朋友，批评他不断支持反政府武装的行为。他说“当我们一贯反对那些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所引起的中美洲暴力冲突时，比尔一定认为，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半球上存在着共产党的潜在威胁”。这位主教在他的悼词中还指出，“这并非区区小事上的分歧。这是一些生死攸关的大事。对一位我所了解并尊敬的人，我不能隐瞒和掩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分

歧。”麦干的这席话，立即引起楼厅上人们的不安和骚动，新闻记者们从他们上衣口袋里取出笔和笔记本。当晚的全国新闻广播和第二天报上头版关于葬礼的综合报道中，都把主教的话放在突出的地位，成为悼念凯西一生的追悼会上人们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

与麦干针锋相对的是一个强硬的保守派，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她在过分溢美的颂词中赞扬凯西为摧毁共产主义而献出他的一生。她的讲话是一个完美的象征，它全面地反映了凯西的那种义无反顾、毫不留情的、天主教徒的反共精神。她的发言尖锐地驳斥了最近以来对凯西进行批评的人。“这些人 and 他们的评论不会使我们的朋友感到不安，”柯克帕特里克用蔑视的口吻说。“支持尼加拉瓜的自由斗士对他来说是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和它相比，他更优先考虑的还是法律。”为了加强发言的效果，她停顿了一下，目光向听众扫了一圈，然后援引了凯西说过的话，他宣称自己在天国有一个特殊的位置，他用这个话来维护自己的观点。“他完满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并且以一种随时作好准备、并且不怕邪恶的精神离开了这个世界。”

凯西的葬礼由于麦干和柯克帕特里克的分歧而有些减色；参加葬礼的人好似来向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表示敬意。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对凯西最初的赞词逐渐减退，人们开始对他的事业有一个更客观的评价。只有当凯西的突然死亡，使他在伊朗门事件中的作用消失的时候，才显出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的赞扬——把他作为一个尊重法律的人来加以怀念的辩词——似乎是对他的一生作了一个不恰当的总结。这个颂词原本为凯西作最有力的辩护，但它却说明了为什么凯西在情报工作上的看法经常受到怀疑——甚至包括他最接近的同事在内。尽管他们当时没有说话，凯西在中央情报